



跋

3  
5  
1

章太炎軼事

3  
2  
5

## 《澳門筆匯》 發刊詞

《筆匯》是澳門筆會同人的刊物。它能夠同讀者見面，首先，應該感謝各方友好的關懷、協助和支持！

我們認為文藝並不從屬於政治，但文藝如果離開了倫理和教化，無法激起讀者的共鳴，那就會失去其價值和功用。

我們主張創作自由，文藝家寫什麼和怎麼寫，只能由文藝家在生活中、藝術的實踐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決，關鍵是內容要導人向上向善。

好的文藝作品，應與人生相關連，主要是真、善、美的體現。顯然文藝除了教育作用外，還有認識作用和審美作用等。人們在日常緊張生活之餘，也要娛樂，要欣賞花鳥蟲魚、山水、木石、書畫以及抒情的音樂、歌舞。文藝就是從精神上滿足人們的需要，豐富人們的精神生活，提高人們的精神境界。

澳門不是文化沙漠，這是多年來海內外有識之士所公認的，故不宜妄自菲薄。澳門文藝在祖國的陽光雨露下成長，與時代的脈搏一起跳動。實踐證明，生活是創作的泉源；作者如果不是在象牙之塔裡孤芳自賞，顧影自憐，凡是熟識生活，理解生活，在這個錯綜複雜的萬花筒社會中，都可以發掘出深刻的主题，創作出思想性和藝術性較高的作品。

《筆匯》是一份綜合性的文藝刊物。文字力求短小精悍，莊諧並收，辛甘兼備，有談天說地，也有畫龍畫犬；上下古今，遺聞軼事，大小由之，信手拈來，雜感隨筆，詩歌戲曲，力求辦到姹紫嫣紅，芬芳馥郁。

「嚶其鳴矣，求其友聲！」《筆匯》創刊的目的主要是以文會友。一切能激發起愛國愛鄉愛澳的感情、能培養和樹立優良道德風尚以及幫助人們陶冶性情的各種題材，均受歡迎。在藝術創作上不同的形式和風格，均可以自由發揮。

《筆匯》創刊之日正是月之一日，「一」這個數字頗有意思。三十一年前，郭沫若寫了一本《百花齊放》，「百花」的含義是包羅一切的花。然而他的詩寫的不只一百種花，是一百零一種花，及一百零一首詩。郭老說：「我倒有點喜歡一零一這個數字，因為它似乎象徵一元復始，萬象更新。這裡有『既濟，未濟』的味道，完了，又沒有完。『百尺竿頭，更進一步』……」

完了，又沒有完，這就是現實生活。各種事物，莫不如此。我們把「一」當作新的起點，從

「一」開始，從一做起。有了「一」，就有「二」、「三」以至無窮。刊物是不定期的，倘使人力、物力充裕，希望一年能夠出它兩、三期。

但也不能估計得這麼「輕鬆」。港澳社會辦文藝刊物大都是「傻子」、「發燒友」所為。君不見不少刊物，朝生暮死，曇花一現。

魯迅寫過一個寓言，說孩子滿月，賀客盈庭。有人道：「這孩子將來是要升官發財的。」於是換來一番感激之聲。也有人道：「這孩子將來是要死的。」於是換來舉座合力痛毆一頓。「升官發財」是吹捧，「死」則是真話。吹捧受喝采，真話卻遭打罵。

我們不要吹捧，要真話，即使《筆匯》只能面世一期就終了，即使《筆匯》創刊之日，人們紛紛指出，這份刊物「將來是要死的」。我們對之坦然，欣然。「亦余心之所善兮，雖九死其猶未悔」（屈原：《離騷》）！

## 香港·澳門·中國 現代文學

在「澳門文學座談會」上的講話

從一九一九年「五四」運動開始的我國現代文學，到現在已經六十多年了。這是一部披荊斬棘、不斷前進、波瀾壯闊的現代和當代文學史。

香港和澳門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港澳長期接受祖國現實主義文學的哺育和影響，具有光輝的愛國傳統。這次東亞大學（今澳門大學）中文學會主辦「澳門文學座談會」，我相信將會為推動中國文化在澳門的發展做出貢獻，具有深遠的意義。在此，請讓我衷心祝願座談會取得圓滿成果，祝願年輕的澳門文學隊伍日益茁壯成長。

偉大文學家魯迅在一九二七年曾應邀到香港講演，他在《語絲》上先後寫到《略談香港》、《再談香港》等篇，後收集在《而已集》內。當時港督金文泰稱作金制軍，一派前清遺老的色彩。中國人在香港犯了事被抽藤條。過關時，魯迅的書籍、衣物被翻得

亂七八糟，結果還是要遞上「熟性費」十元才了事。

### 茅盾多次到香港播種

直到一九三八、一九四一和一九四六年，大批國內文化人先後來到香港，使香港貧瘠的精神生活，才起了很大的變化。在座各位主講者都是省港澳的知名學人，我是來向大家請教的。今天想簡略地談一些個人對有關的事和人的看法。

一九三八年，香港已有大小報刊三、四十份。那時候，薩空了主持《立報》，金仲華當了《星島日報》的總編輯。這兩份鼓吹抗日的報紙，對香港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，注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氣。當年作家茅盾第一次到香港，住在九龍太子道。他在香港主編《文藝陣地》，同時負責《立報》副刊《言林》。《文藝陣地》是一份堅持現實主義的文學刊物，理論和創作並重。曾在該刊發表的張天翼《華威先生》和姚雪垠《差半車麥稈》，傳頌一時，引起國內外的注意，被譯成英文在國外雜誌刊出。茅盾刻劃抗戰的小說《第一階段的故事》，是在《立報》上連載的。後來《文藝陣地》因為香港當局檢察官把「抗日」改成「××」，宣傳抗戰、反對投降的文章常常被迫開天窗即「口」之類，《文藝陣地》才轉移到上海租界排印。